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

The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Taiwan

- 主題文章：從學習口語的台灣聽障文化轉變為使用手語的美國聾人以親身經歷談聽障的文化差異與身分認同
- 撰 稿 者：牛暄文



主題文章

從學習口語的台灣聽障文化轉變為使用手語的美國聾人

以親身經歷談聽障的文化差異與身分認同



牛暄文

公視手語新聞主播

現任公共電視手語新聞主播牛暄文，2歲失聰，幼稚園起積極進行「口語訓練」，國小因「回歸主流」政策，就讀一般學校的啟聰班，高中、大學在完全聽人的校園就讀，畢業後轉往美國以聾人學生為主的高立德大學進修，因為誤會的插曲，開啟了與手語的奇妙緣分，在多元文化衝擊下，重建聾人自我文化認同。

● 您從小學口語，大學才開始接觸聾文化，您認為自己是聽障者還是聾人？

我是聾人，不過在還沒去美國之前，我都認為自己是聽障者，而非聾人，因為在我定義中，聾人是指不會說話，只能比手語的，而聽障者，代表會口語的。

但是現在認為聾人代表的是一種身分的認同。

● 您從小學口語，為什麼會開始學習手語？

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因為當初大學畢業，很想要開口說英文，只是當時台灣沒有這樣的環境，以為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美國的教育應該也比較進步，有特別的教法可以讓我學會開口說英文。

在住美國阿姨推薦下，選擇申請美國高立德大學，也是全美唯一的聾人大學，附屬的語言學校。

進入就讀後，才發現，這所大學主要語言是美國手語，而非口語，和我想像中的完全不同，我也很慌，當時陪同的媽媽也很緊張，有詢問是否可以退費換學校，但是校方回答，已經付完學費，就不得退還，當時學費接近一百萬台幣，不是小數目，所以我媽只能跟我說，先讀一個學期看看，到時候再想辦法轉去別的學校就讀，買了兩本美國手語書，叫我先練習看看。

其實這也很玩味，因為媽媽從我小時候，反對我學手語，現在反而叫我先嘗試學手語。

後來，在好奇下，我就看手語書籍，看到26個字母手語比法，就想說練習看看，結果不到一個小時，就全部背起來了，當時我還很驕傲的去找我室友，用指拼法一個個把字母打出來，內容是” My name is Mike”，我室友看不下去，把我手壓下來，直接告訴我這句話的手語應該要怎樣打，我才發現，原來手語不是照字打就好，都有一種打法，然後組合起來，又會延伸出不同的意思，讓我覺得很有趣。

之後我就很認真觀察聾人他們打的手語，表情如何應對，從不敢打，到勇敢的表達自己想法，差不多花了一個多月，就可以做到基本溝通，也讓我對手語越來越有興趣，開啟了我使用手語的契機。



圖一、高立德大學語言學校結業典禮



圖二、與高立德大學同學出遊

● 對於聽損者學習及使用手語、口語的看法

基本上我覺得聽損者，應該兩個語言都要學習，因為目前在台灣來說，太過重視口語，幾乎都是口語至上主義，只要聽損者口語不好，幾乎就完蛋了，但是這觀念是不正確的，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天分、學習環境，像我自己雙耳聽力損失100分貝，在我的年代，要開口說清楚是很困難了，但是因為我媽媽花很多心力，讓我不斷的練習，才有辦法說的比較清楚。

雖然我會開口說話，但是也知道我說話不如聽人標準、清楚，如果有人聽不懂我說的話，我會變得很膽怯，越說越小聲，甚至不敢再說話。

可是自從學了手語，反而覺得手語給我一種信心，有了手語，我不會害怕聽不懂別人說什麼，可以透過手語完整接收資訊，也可以很自在的表達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聽損者應該兩個語言都學習，然後再由自己選擇喜歡的語言，而非父母代為決定要使用什麼語言，不管口語、手語，只要可以幫助聽損者自由表達自己想法的語言就是很棒的語言。



圖三、東華大學演講：無障礙旅遊-聾人的旅遊經驗與服務建議

● 為什麼想使用人工電子耳，請分享您的使用經驗？

我是從美國回來後，才決定開刀裝人工電子耳，當時因為從一個全聾人的環境，回到了都是聽人的環境，在去美國之前，我本來就沒有什麼聾人朋友，所以回來台灣後，覺得很孤單，然後進去公司上班，也碰到不少挫折，都是說我不會講電話、或是沒辦法跟人溝通的順暢之類的，當時也詢問醫師，如果開刀裝人工電子耳後，是否可以會說話呢？醫師給我的回答是很肯定的，才下定決心開刀裝電子耳。

不過說實話，電子耳是有幫助我聽得更清楚，但是也覺得這個世界很吵雜，然後為了聽懂對方說什麼，要付出很多心力，覺得非常疲累，加上我發現到，很多聲音，其實都是聽的到，只是辨別不出來，就好像一堂課，全程說法語，要從有限的詞彙中，努力聽出完整的對話，其實是很辛苦。

也讓我了解到，電子耳其實必非萬靈丹，而且，裝電子耳的後續訓練，其實很費時費力，也是很多人會忽略的地方。

● 從聾人角度分享，到醫院求診時，需要哪些資源

如果是單純的醫院求診，應該需要聽打員或是手語翻譯員，以及更多的文字提示，像是最近去醫院，發現門口都有報到系統設備，插健保卡後，會出現號碼，這樣對我們來說很方便，可惜看完醫生後，要領藥單，護理師都還是會習慣喊名字，我常常都是看到護理師喊很久，沒有人去領，才意識到是叫我名字。

如果是針對電子耳手術的討論，我認為不能只有醫師單方面說法，應該要加入聽力師、或是語言治療師、聽障使用者等一起討論，因為當時我開完電子耳後，才碰到聽力師，他就有偷偷跟我說，如果我先碰到他的話，他會建議我不要開刀，因為幫助有限，而且醫師只是站在醫學角度看待聽損者，認為聽損是一種疾病，應該要治療到可以聽得見，卻不注重品質、心理狀態。

反而後續的復健，是最累的，卻給聽力師、語言治療師來扛，如果評估開刀裝電子耳，只給聽損者和醫生單方面討論，其實不是很好的現象。

● 台灣與美國聾文化是否有差異？

其實差異滿大的，不要說台灣和美國，應該是說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異，我在美國那邊感受到的是，身障者是一個人，他們經常宣導一個觀念，就是身障者之所有障礙，是環境帶來的障礙，並非身障者本身。也許很多人無法理解這是什麼意思，如果說，台北全部的建築物，都有輪椅斜坡、電梯，沒有路障，那坐輪椅的肢體障礙者，就不會是障礙者了，因為他行動沒有任何不便，同樣的道理，如果聽損者主要語言是手語，而台灣每個人都會打手語的話，就沒有聽損者的存在，因為可以溝通順暢。

所以在歐美，他們很注重無障礙環境，會想辦法幫忙解決身障者的障礙，聽損者在工作上碰到的困難是講電話，它們就設計出，視訊同步翻譯電話，讓聽損者可以用手語講電話，那不會手語的聽損者，可以用打字的方式，中心會有人幫忙把文字轉為語音，也可以把對方的語音轉為文字，這些都幫助聽損者減少溝通障礙。

但是同樣的，身障者就必須要在無障礙的環境中，證明自己的能力，不能拿身障當藉口。

而在台灣，經常覺得身障者很可憐，先天不如常人，所以必須要用憐憫的態度，去給予補助，讓身障者可以過基本生活，所以我經常說，政府開設身障公務員特考，其實不是德政，而是政府的無能表現，因為政府無法解決身心障礙者的環境障礙，只能用這種不平等的方式，讓身障者可以進去政府工作。

而教育觀念也有顯著差異，比如說，如果一個聽損小孩，跟父母說，他未來想要當空服員，在東方國家，幾乎都會回答說，你聽不到，做什麼空服員，別想了！但是歐美的話，會回答說，這夢想很棒，但是要想一想，空服員需要和客人溝通，你聽不到，所以要怎樣和客人溝通？

我覺得歐美的回答方式很棒，讓身障者可以面對自己的障礙，並思考如何去解決這障礙，我覺得這觀念也和歐美社會習慣，以人為本，思考每個人的感受，以及亞洲社會習慣，群體為主，個人要配合大眾，犧牲自我意識有關。

● 在台灣使用手語是否會有限制？能如何改善？

目前來說，台灣的手語環境，最近幾年真的大幅提升，尤其去年更是將台灣手語納入國家語言發展法，不過限制還是在”人”。

比如台灣很多政府機關，都習慣用電話聯絡，如果發現對方是聽損者，無法講電話，就會忽視。

過去有一個例子是，立法院秘書長說，92共識沒有手語，所以無法同步手譯，之後，媒體記者有打到聾人協會，詢問說可不可以電訪，但是表明說需要用手語搭配翻譯，才能採訪，所以之後就說不採訪了，結果當時全部的手語都是去問手譯員如何打，而非聾人本身，這如果在歐美，其實是很不尊重聾人的語言平等權。



圖四、參加資訊與文化平權身障遊行

目前很多人經常不清楚說，手語翻譯員其實是聾人的”輔具”，常常會出現很多人對手語翻譯員的尊重程度，大於聾人本身，記得有看到聾人發表精采的演說，反而大家誇說手語翻譯員說的真精彩，沒人說聾人演講的很棒，讓我啼笑皆非。

再來是，之前有提到歐美都有設計出視訊同步翻譯電話服務，其實設備、軟體，很多都是由台灣工程師設計的，反而台灣政府都說辦不到，不願意去研究，放任聽損者無法講電話的情況持續。

最後回歸手語本身，手語其實和口語是不同的語言，但是社會大眾不但不瞭解，連教育體系很多專家學者都不瞭解，經常想要用中文方式來干涉手語，破壞手語原有的文法，延伸出中文手語、或是文法手語，意思就是照著中文字面打的手語，教育部反而大力鼓吹這類手語，讓許多聽損者，手語打也打不好，中文寫也寫不好，造成語言混淆，也是目前很大的挑戰。

關於作者

現職	公視手語新聞主播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常務理事 衛福部身障權益推動小組委員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經歷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理事長



編輯

發行單位：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發行人：葉文英

主編：曾尹霆

編輯顧問：曾進興

助理編輯：陳奕秀

網址：www.slh.org.tw

發行日期：2019.12.02

聽語學報：第八十八期

副主編：吳詠渝、陳孟好、席芸、
姚若綺、鄭秀蓮、王靖崑、
李善祺、薛偉明

美術編輯：李善祺